

論語註疏

六

227
59

帙入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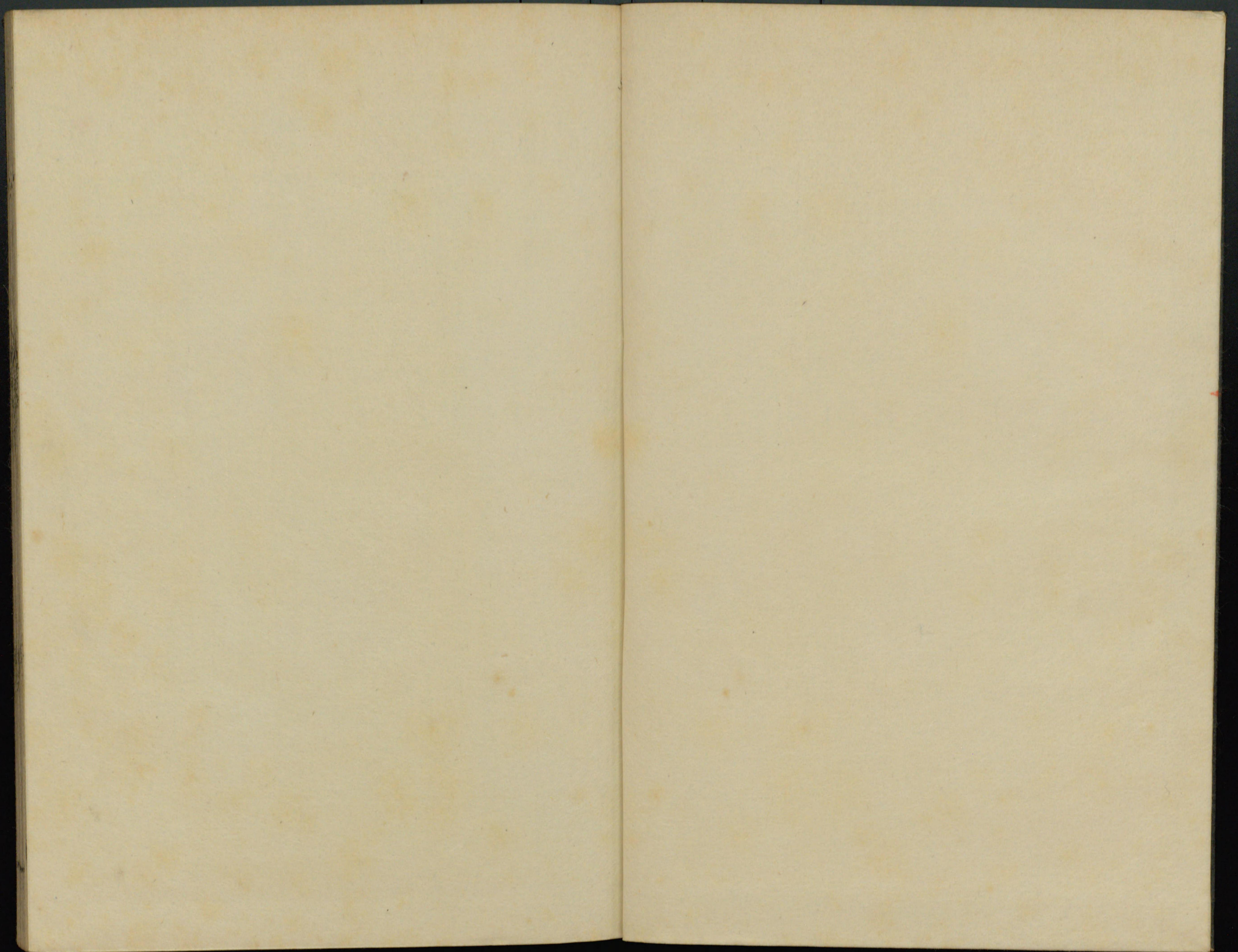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註疏卷第六

先進第十

浩汲榮二氏寄贈本

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蓋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也 子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人斯野人也

和

先進鄭玄謂學也輩必內反中丁仲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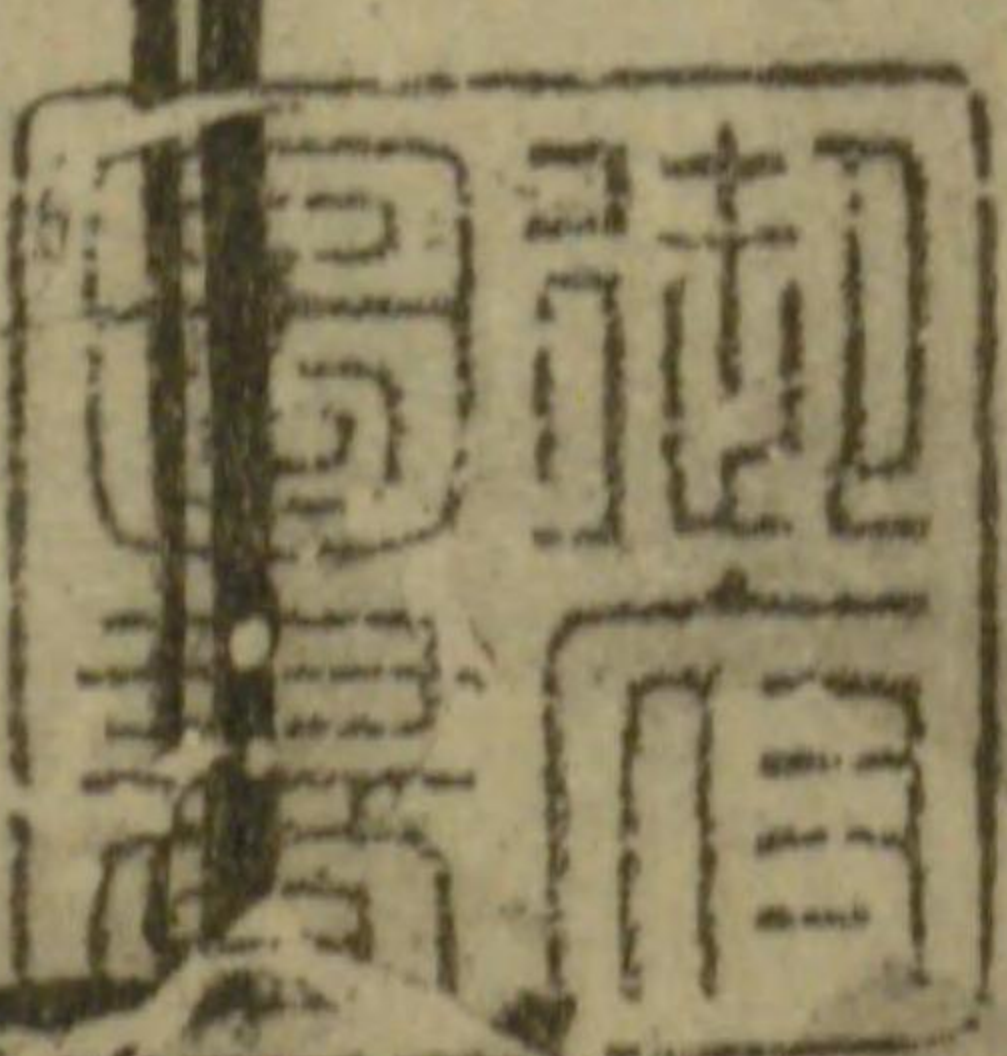
如用之則吾從先

周易俗歸之淳素先

疏

子曰至吾從先進 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

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



輩仁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謂也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注孔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注者富衰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去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去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進仕進之人比乎則尚淳素故去斯野人也

釋

近附

子曰從我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

而失其所

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正義曰此章孔子閱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

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釋

從才用反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

學子游子夏

疏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六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

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曰助益也言回聞之即解無

所發起增

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正義

益於已
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師資問
答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子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
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
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
所發起增益於已也
釋 行下孟反鄭云以合前章皇
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
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疏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
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則言
子騫上事父母下事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

容三復白圭

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

也
釋 三息暫反
玷丁簞反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疏 南

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

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

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

之也即邦有道不廢邦无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

載之 注詩云白圭之玷尚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正義

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王之

缺尚可磨鑿而平 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

慎白圭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

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 季康

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心亦欲慎言故三覆讀此也

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疏 季康子問
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正義

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

哀公問同而合異者以哀公遷怒貳迴顏淵死顏路請

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子之車以為之椁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釋康子一

康子鄭本同好呼報反顏路名無由子曰才不才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

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疏顏淵死至徒行也

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此并下三章

記顏淵死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者路

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舉親喻疏

也言淵才鯉不才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

以家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以作椁

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可賣車作椁之由徒

行步行也以吾為大夫不可步行故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

之也者謙辭也注孔曰至辭也正義曰鯉孔子之子伯魚

也者出冢文也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

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

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

去魯几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以

哀公十六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

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

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

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

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

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

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更空行也

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

步兵顏淵死子曰噫包曰噫補傷之聲釋噫於其反天喪予天

喪予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疏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

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釋喪亡也如字舊息浪反下及注同顏淵死

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釋慟徒送反鄭云變動容貌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釋從才用反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為疏顏淵死至誰為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

弟子見夫子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曰時夫子不自知已

之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不也夫人顏淵死

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釋夫音符下章夫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

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

子也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疏顏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死

門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顏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

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

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

者言回自有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季路問

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疏

季路至知死

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言之子路既承事鬼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况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釋

焉於度反語魚據反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

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鄭曰樂各盡其

性行行剛強之貌

釋

閔魚巾反行胡浪反或戶郎反侃苦旦反樂音洛注同

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

孔曰不得以壽終

疏

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孔子喜四弟子任其真性也閔子侍側聞問

如也者卑在尊側曰侍聞問中正之貌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貌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以壽終

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

釋

仍舊

何必改作

王曰仍舊貫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

言必

仍為仁今從古貫

疏

魯人至有中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也言魯人新政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政作長府而為此辭初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

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
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
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
故以為中 注鄭曰至改作 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
貨之府名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
官有大府為王后藏之長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
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 釋 中丁仲
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反注同 子

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敬子路子曰由也外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

外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 疏 子曰至室也 正義曰此
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 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
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

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
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外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
子復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言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
深顏淵是也外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外我堂矣但未入於
室耳豈可不敬也 釋 解音雙復 扶又反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

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曰言俱不得中 釋 中丁仲反 曰然則

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愈猶勝也 疏 子貢至猶不及 正義曰此章明子

張子夏才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商子夏名
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誰為賢才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者孔子答言子張所為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
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言
以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
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以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當猶

如不及俱釋愈以王反與音餘季氏富於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

釋為之于偽反又如字注同稅始銳反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疏季氏至可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責冉求

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於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者時冉求為季氏冢宰又為之急賦稅取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季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

號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柴也愚弟子高柴字子柴仕皆

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柴也愚直之愚釋巢諧二

反羔音高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參也魯孔曰魯鈍也釋徒

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參也魯曾子性遲鈍

遜師也辟馬曰子張才過人釋辟亦反由也嘖鄭

子路之行嘖五旦反行下孟反子曰回也其庶乎鄭

失於畔嘖畔普半反本於作嘖子曰回也其庶乎言回庶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

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變是非蓋美

回所以勸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

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

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

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疏柴也愚至屢中正義曰此章孔子歷評六弟子之德行

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嘖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嘖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勸賜也其說有二一云屢數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教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勸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有顏回懷道深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 注弟子高柴字子羔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 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嘖正義曰舊注作嘖嘖字書嘖嘖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嘖嘖失於禮容也今本嘖作畔王弼云剛猛也 注言回至心也 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

回庶幾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唯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勸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汝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嘖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准回者言准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嘖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

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仲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矣。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釋子曰：回也，其庶乎？或分爲別章，今所不用。屢空力住，反殖市力，反億於力，反屢中，丁仲反。數音朔，賈其位反。樂音洛，慶待洛反。又徒洛反。數子色主。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
釋迹亦作跡。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謂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疏乎。正義

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亦善人之道也。故用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言能顏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
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无擇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行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
釋與音餘，行下孟。而嚴者，周易遯卦象辭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惑敢問孔曰惑其問子曰求也退
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
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
人之失疏子路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子之禮并孔子問
而正之同答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
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有父
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疑惑
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

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
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

後孔曰言與孔子
相失故在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
已無所敢死疏子畏至敢死 正義曰此章
言仁者必有勇也子畏於匡

也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亡則回
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季子然問

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
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釋

與求之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
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

忠古文臣字本今
作臣與音餘下同

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

矣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孔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

疏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之道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者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

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者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為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之體也言所可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君若不用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

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為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與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子路使子羔為費

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釋**費

位反夫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書然後為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孔曰疾其以口給應**疏**子路至佞者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者

子路曰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答孔子言費邑有人民焉而治之有

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已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哲曾參父名點 **釋** 哲星歷反史記云曾箴子哲 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

釋 長丁文反難音乃且反 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已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為治 子路率爾

而對 率爾先三人對 **釋** 先悉薦反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

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包曰攝泊也迫於大國之間 **釋**

乘繩證反饑音機鄭本作飢同饑其靳反 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

勇且知方也 方義 **釋** 比必利反方鄭云方禮法也 夫子哂之

馬曰哂笑也 **釋** 哂詩忍反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 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 求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曰求自云能

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

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

小相焉 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規曰司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

矣曰視朝之服小**釋**非曰音越相息亮反下皆同見賢遍反規

相謂相君之禮弔反或本作見衣於既反冠古亂反朝

直遥反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以鏗爾舍瑟

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

瑟之聲**釋**鏗苦耕反投琴聲本今作瑟聲舍音捨子曰何傷

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已**釋**一本作亦曰莫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

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釋**莫音暮

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釋**又亦作

暮冠古亂反浴音欲沂魚依反雩音干而歸如字鄭本作饋夫

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衣於既反單音丹袷古洽反

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釋**謂起懼反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

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包曰為國以禮禮貴讓**釋**夫三唯求則非邦也與安

子路言不讓故笑之**釋**音符唯求則非邦也與安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

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

命
之事與子路同釋也與音餘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宗廟會同

徒笑子路不讓釋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

作非諸侯如之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孔曰赤讓言小相耳

誰能為子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乘間四弟子侍坐

大相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母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

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母以吾長而憚難

其對也居則曰吾不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

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

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

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

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為饑疏不孰為饉方義方也言君有公侯

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饑饉民困而

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

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孔

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

也求注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

此小國比至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

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也我非

自言能之願學為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

端冠章甫曰視朝之時已願為其小相以相君之禮焉點爾何如

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師之問思所以對故

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思得其對

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者撰

具也末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為政

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見曾皙持謙難其對

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

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皙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貌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三子者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侍坐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皙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所志而已无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皙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為說哂之意言為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惟求也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路不讓耳赤也為之小孰能

為之大者此夫子又言公西華之才堪為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為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 注孔子曰曾參父名點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點字皙是也 注方義方 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台宜之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 注鄭曰至之禮 正義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禘祠丞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規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規即見也如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親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備是也云端立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深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立衣而養老注云立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立衣則此立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立端故此注云端立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立為裳中士

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為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云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各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詔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亦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王藻曰君入門介辨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謂願為承擯紹擯次介之大夫士耳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巫職曰旱暵則舞

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惟曾哲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顏淵第十二

疏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

能反禮則為仁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曰一日猶見歸况

終身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顏淵

曰請問其目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

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克已復禮之目

顏淵曰回雖不敢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疏

顏淵至語矣 正義曰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子曰克已復禮為仁者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為仁矣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已復禮則天下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况終身行仁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己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意知其為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已復禮之目也曲禮曰視瞻毋回立視五雉式視馬尾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云毋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者皆所以為仁顏淵曰回雖不敢請事斯語矣者此顏淵領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敢達請敬事此語必行之也 注馬曰克已約身 正義曰此注克訓為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

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謂身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 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包曰左

侯在家為

仲弓曰雍雖不敢請事斯語矣

包曰左

仲弓門仁至語矣 正義曰此章明仁在敬怒也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出門失在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已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 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為諸侯必無人怨

在家為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馬牛問仁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

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

釋訥音乃鄭云不忍言也字

或作仞犂力兮反史記作科並云字牛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曰行仁難仁亦不得不訥

疏

司馬牛問仁至訥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者訥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者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祇此其言也訥便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者此孔子又為牛說言訥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注

孔曰至馬犁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

仁者其言也訥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

憂不懼

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釋

桓徒曰不憂

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疏

司馬至何懼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愁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其憂

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少其言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孔子更為牛說不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

釋

疚久又反夫音符

司馬牛憂曰人皆

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也

子夏曰商

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

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也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為獨無兄弟也子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然以此言解之也商子夏名謙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短生短長則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子君子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敬而有禮能此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君子河

須憂患於無兄弟也注鄭曰至兄弟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

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子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又謂之桓司馬即此桓魋也

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朔不行焉

可謂明也已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朔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釋浸子鳩反譖側鳩反膚音方干反朔蘇路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尚遠人莫能及

子張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子張問明者謂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朔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答為明也大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知也若能辨其情偽使譖者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朔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

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注馬曰膚受之類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也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萋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無信不立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一治邦不可失信疏子貢問政至不工正義曰此章貴信也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答為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為先曰去兵者孔子答曰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

之蠹也故先去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答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不立也釋去起呂反下同於斯三者讀而去於斯為絕句棘子

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鄭曰指說云棘釋棘紀力反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不及舌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釋駟音四六猶質

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孔子曰皮鞞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疏棘子至之鞞正義曰此章貴尚文章也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者衛大夫陳成子言曰君子之人導質而已則可矣何用文章乃為君子意疾時多文華子言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成子也子言君子不以文為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棘成子之論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大羊之鞞者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鞞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大羊別者正以毛文異也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為之鞞與大羊之鞞同處何以別虎豹與大羊也

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

對曰盍徹乎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作飢盍胡臘反徹直列反稅舒銳反

也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誰也

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年穀不孰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蓋猶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有若意譏哀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取乎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公不覺其譏故對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徹法什而稅一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盍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
注鄭曰至通法 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

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蠶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去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一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爾十內稅二猶心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供多故賦稅重詩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云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

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需多用彼為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鄭立詩箋云井田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立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立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故鄭立又云諸侯謂之徹者以其率以十一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只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章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

子張問崇德辨惑
包曰辨釋惑本亦作別也或別彼列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是惑也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釋惡鳥誠不以

富亦祗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祗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

也子張至以異 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有常德也子張問崇

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者主親也徙遷也言人有忠信

者則親友之見義事則遷意而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欲

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人心於善當

須有常若人有順已已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已已即惡

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常是惑也既能別此是

惑則當祛之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者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

祗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

非人之惑也 注鄭曰至非之 正義曰案詩刺淫昏之俗不思

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

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

也此引詩斷章故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不與本義同也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

故以對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曰

果滅 疏齊景至食諸 正義曰此章明治國之政也

齊 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

不失而後國家正也當此之時陳恒為齊大夫以制齊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者諸之也景公問孔子之言而信服之故歎
曰善哉信如夫子之言而今齊國君不君以至子不子
雖有其粟吾得而食之乎言將見危亡必不得食之也

註陳氏果滅齊 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諡為
敬仲仲生輝孟夷夷生泯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
相子無字相子生武子啓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
為田成子成子裁簡公專齊政成子生襄子盤盤

子白白生太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
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滅齊也世家云敬仲之知齊以陳
田氏左傳終始稱陳則田必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其由也與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子路無

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疏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子曰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考片猶偏也折猶決斷也凡聽訟必
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決斷獄訟者唯子路可故云其由
也與子路无宿諾者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若
或分此別為一章今合之 注孔曰至路可 正義曰云聽訟必
須兩辭以定是非者周禮秋官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
劑禁民獄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也
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齎券書既兩至兩券書乃
不至及不券書則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聽訟必須兩辭以定
非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唯子路才性明

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 釋或分此 子

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

疏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已至誠也言聽斷獄訟之時備兩造吾亦猶如常人无以異
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以道化之使无爭訟乃善 往王曰化
之在前 正義曰案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

謀始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與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云情猶實也无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无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是天子辭无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无訟之事意與此注同弼不同未知誰是故具載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

以忠

王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无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必忠

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若居之於身无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釋

倦其卷反亦作卷懈古賣反

子曰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不

疏

子曰至弗畔矣夫

正義曰此章及注與雍也篇同

違道

學於

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或本亦有作君子博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是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也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故曰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子問政至不正正義曰此章言為政在乎脩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為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已能每事以

正則已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釋

帥所類反又所律反字

季

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孔曰欲多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疏**季康子至

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首哇魯多盜賊

康子患之問於孔子欲以除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

不貪欲則民亦不為盜非特不為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

今多盜賊者止由子之貪欲故耳注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

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

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

釋慾音欲又羊住反本今作欲好呼報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

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曰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

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疏**季康子至必偃正義曰

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

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欲多殺止姦以成為有道也孔子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者言子為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

者言子若為善則民亦化之為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不從者亦欲令

釋焉於度反仆蒲北反

子張問士何如

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

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曰言士之所
在皆能有名譽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
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

其念慮常
欲以下人

釋

夫音符下同好呼報
反下還嫁反注同

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

馬曰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

之不疑

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
之則女居其偽而不自疑

釋

行下
孟反

在邦

必聞在家必聞

馬曰佞
人黨多

疏

子張至必聞 正義曰此
章論士行子張問士何如

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
哉爾所謂達者夫子復問子張何者是行意所謂達者欲使試言

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呼之也

言士有隱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

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為達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此孔子文說達士之行也質正也

為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

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

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

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名聞也 注馬

釋

從才用反壇徒
丹反壇音善

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子慝
惡也脩

在必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
壇樹木故下可遊焉

治也治釋得反德位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孔曰先勞於釋與音余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非脩慝與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

惑與疏樊遲至惑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從

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

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為善不別

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充

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是崇德也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已過无治人之過是治惡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

犯已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釋其身則善其親故曰以及

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注壇墠正義曰封土為壇除地為

壇言雩壇在所除地中改連言壇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

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

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發釋錯或作措同七故反

反差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

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釋鄉許亮反又作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

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

天下選擇於衆舉自陶伊尹樊遲至遠矣疏樊遲至遠矣正義曰此章明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言汎愛濟衆是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若樊遲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見子貢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聞舉直錯枉之語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哉言子夏

聞言即解故歎美之曰富盛哉此言平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者此子夏為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

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是其能改邪枉者亦化之直也

釋選息縣反又息轉反下同音遙遠如字又于万反下同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

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屈

疏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必言之或見屈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盡其忠以是非告之又以善道導之若不從已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強告導之以自取困辱焉以其必言之或時見辱

釋告古毒反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合以友輔仁孔曰友相切磋之道

正義曰此章亦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

釋切磋琢磨友有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

如字

論語註疏卷之六

辛丑

正

書

227
59

